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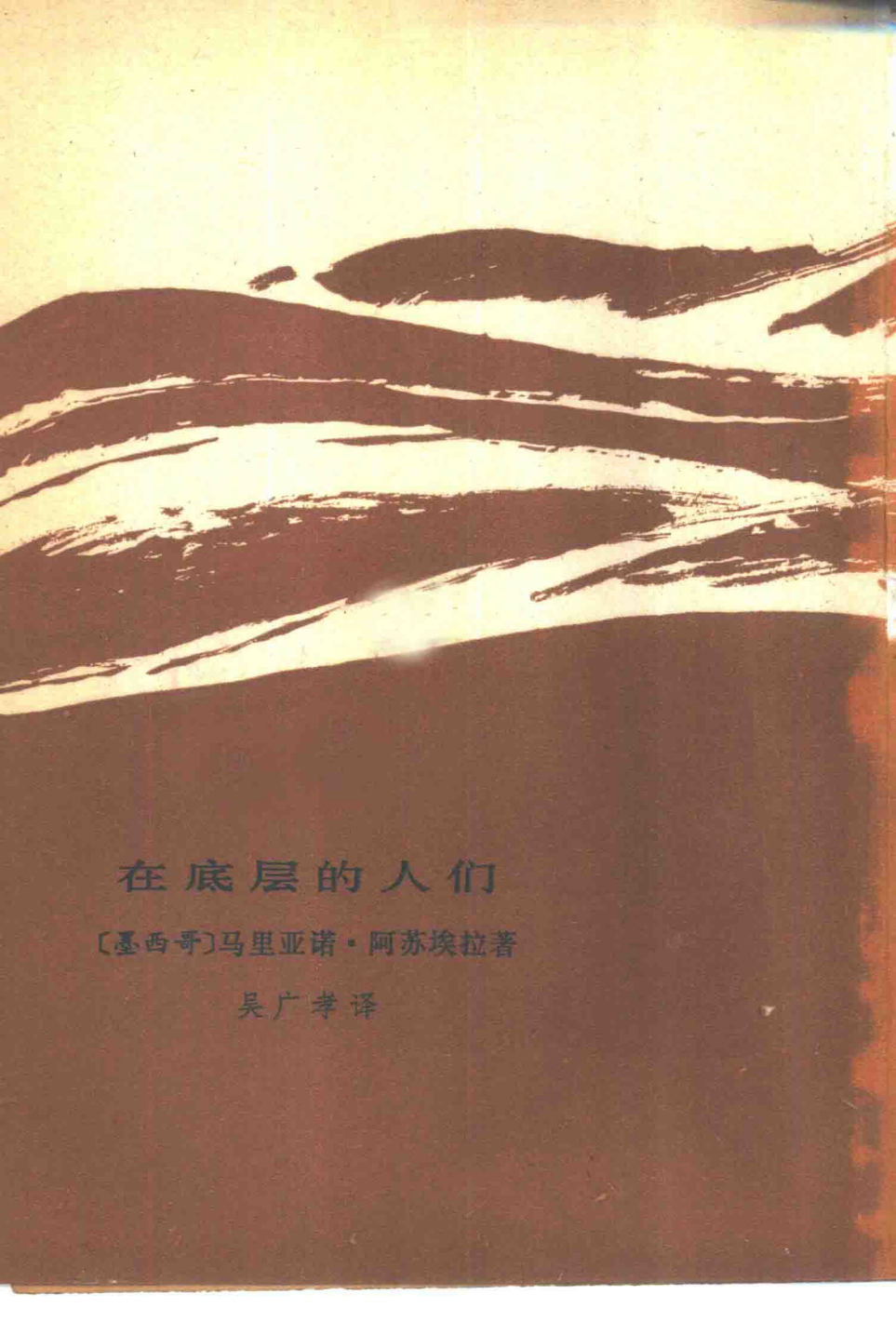
在底层的人们

阿苏埃拉 著



在底层的人们

海明威著 董



在底层的人们

[墨西哥] 马里亚诺·阿苏埃拉著

吴广孝译

Mariano Azuela

, Los de abajo

Fondo de Cultura Economica

Mexico, 1960

责任编辑:王寿彭

封面设计:于绍文

在底层的人们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88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4 \frac{5}{8}$ 插页 2

1961年9月北京第1版 1961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4,000

书号 10208·69

定价 0.38 元

第一部

1

“我对你说，不是野兽……你听，‘鸽子’叫得多凶哪……准是个什么人……”

那妇女的眼睛紧紧盯住黑沉沉的群山。

“如果是联邦分子呢？”一个男人反问了一句。他正蹲着，在角落里吃饭，右手端着陶土锅，另一只手攥着三个玉米饼子。

妇女没有回答，她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茅屋外边了。

听得见附近石子路上得得的马蹄声和“鸽子”更加凶猛的吠叫。

“不管是不是，你先躲躲吧，德梅特利奥。”

男人不慌不忙地吃完饭，凑近水罐，双手捧起来咕咕噜噜喝了水，然后才站起身。

“你的来复枪在床底下。”妇女声音很低地说。

一盏油灯照亮着窄小的房间。墙角堆放着一副轭，一张犁，一只撒种用的篮子和耕地用的其他农具。屋顶下面用绳子吊着一副旧砖模子，当作小床，在被子和褪了颜色的

破布里睡着一个小孩。

德梅特利奥把子弹带缠在腰间，拿起了枪。他高大强壮，脸色红润，没有胡须，穿着衬衫、短裤和凉鞋，戴着宽边草帽。

他一步一步地走出去，渐渐消失在夜晚沉沉的黑暗中。

“鸽子”狂吠着，跳出了牲口栏。突然，听见一声枪响，狗悲号一声，再也不叫了。

几个人一边叫骂，一边大吵大嚷，骑着马走来。两个人下了马鞍，一个人留下照看那几匹牲口。

“娘儿们，弄点晚饭！……鸡蛋，牛奶，豆子，有什么拿什么。我们都快饿死了。”

“可恶的山地！只有魔鬼才不迷路！”

“照样迷路，中士，如果魔鬼也象你这样醉醺醺的话……”

其中一个人肩头上有肩章，另一个袖子上有几道红条子。

“我们在什么地方，老太婆？……只遇到一所房子！……就这么一家吗？”

“那么，这灯光呢？……这孩子呢？……老太婆，我们要吃晚饭，快点做！你自己出来还是让我们把你弄出来？”

“不讲理的人，你们把我的狗打死了！……我这可怜的‘鸽子’欠你们什么，它能把你们吃了？”

妇女拖着狗进了屋。狗很胖，周身白毛，睁着眼睛，已经僵硬了。

“这里净是些乡巴佬，中士！……我的心肝，你别生气，我向你发誓，赔你一座鸽子楼！不过，上帝啊！……”

不要生气地望着我……

也不要再发火……

温柔地看看我吧，

我眼睛里的光辉——”

军官扯着醉汉的嗓子刚刚唱完，中士就问：

“太太，这个小村子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利蒙。”妇女绷着脸，一边往火炉里添柴，搧风，一边回答。

“怎么，这就是利蒙？……大名鼎鼎的德梅特利奥·马西亚斯的家乡！……听见吗，中尉？我们在利蒙。”

“在利蒙？……好嘛，对我来讲……呸！……你早知道了，中士，如果我非得进地狱不可，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了……我正骑着一匹好马。你瞧，没有比棕色皮肤的女人更漂亮的喽！……一只叫人嘴馋的甜梨！……”

“您想必认识那个强盗的了，太太……我和他一道蹲过埃斯科维多监狱。”

“中士，把龙舌兰酒给我拿一瓶来；我已经决定在这里过夜，陪陪这个棕色皮肤的可爱女人。……上校？……在这个时候，你跟我提上校干什么？……叫他见……！……如果生我的气……呸！……中士，走吧，告诉下士，卸马鞍子，去吃晚饭。我留在这儿。……听着，心爱的，让我的中

士煎蛋，烧肉吧。你到我身边来。你瞧，这塞满钞票的钱包是专为你准备的。这是我的喜爱。你想象一下吧！所以我都有些醉了，所以，我讲话也有点嘶哑了。我怎样把一半的金钱扔在瓜达拉哈拉，又怎样把另一半抛在路上！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我的爱好！中士，我的酒，我的龙舌兰酒！心上的人儿，你站得太远了，快过来干一杯。怎么，不愿意？……你怕你的……丈夫……还是怕什么别的？……他要是躲在哪个耗子洞里，就叫他出来……给我……呸！……我向你保证，耗子是咬不着我的。”

一个雪白的身影猛然出现在漆黑的门口。

“德梅特利奥·马西亚斯！”中士一声惊叫，吓得一连后退几步。

中尉站起来，成了哑巴；他周身发凉，一动也不动，活象一座雕像。

“宰了他们！”妇女发干的嗓子喊着。

“啊，朋友，请原谅！……我不知道……不过，我十分尊敬真正的勇士。”

德梅特利奥站在那里，看着他们，脸上露出傲慢而蔑视的微笑。

“我不仅尊敬你们，而且爱你们。……这里是一个朋友的手……好了，德梅特利奥·马西亚斯，您瞧不起我……因为您不认识我，因为您是从这条狗和从这个可恶的职务看我的。……朋友，您要怎么办呢？……他是个穷苦人，有一大家子人靠他养活！中士，我们走吧；我永远尊重勇士的

家，真正男子汉的家。”

他们走了以后，妇女紧紧地拥抱德梅特利奥。

“我的哈尔帕圣母啊！真吓人啊！我以为他们准会朝你开枪！”

“等一会，你就到我父亲家去。”德梅特利奥说。

她想阻止他，又是恳求，又是哭泣；但是，他温柔地推开她，忧伤地说：

“我预感到他们会一齐都回来的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宰了他们？”

“我看他们还没有轮到！”

两人一同走出家门；妻子怀里抱着孩子。

他们走出门口分了手，向不同的方向走去。

月光在群山之间洒满了模糊的阴影。

德梅特利奥在每块岩石上，每棵橡胶树下，都要望一望怀抱婴孩的妻子的痛苦身影。

攀登几个小时高山以后，他转过眼睛望望，在峡谷深处，河流岸边，腾起了熊熊的烈火。

他的家在燃烧……

2

德梅特利奥开始下到深谷的时候，一切还都在黑暗之中。一道宽宽的裂缝之间的斜坡就是路，夹在裂口巨大的多石的山脉和几百米高的陡坡中间，如刀削一样。

他一边机灵神速地下山，一边想：

“现在，联邦分子一定正在寻找我们的踪迹，象一群狗那样向我们扑过来。幸运的是，他们不知道路径和出入口。只有莫亚瓦的什么人会给他们带路，因为，利蒙、圣塔·罗莎和山区其他村子的人都靠得住，从来没有出卖过我们……。在莫亚瓦有个庄园主，他逼着我跑遍了山区。他要是看见我伸出长长的舌头，吊死在电线杆子上，准会十分开心的……”

天边刚刚露出曙光的时候，他下到谷底，往石头上一躺，就睡着了。

河水汇成一个个小瀑布，潺潺唱着歌。小鸟躲在鳄梨树丛中啾啾地叫。单调的蝉鸣充满着寂静而神秘的山林。

德梅特利奥猛然惊醒，他涉过小河，攀登对面的峭壁。就跟驮着笨重东西爬树的蚂蚁一样，他痉挛的双手攀着岩石和粗树枝，小径上乱石上的树木，也痉挛着抖动。

攀上山峰，阳光沐浴着高原，犹如一片金色的湖泊。向深渊下望去，巨大的岩石变成了小石子，突起的群峰好似奇幻的非洲人的头颅，鳄梨树成了巨人的鹰爪般的手指。树木向深渊伸展着枝叶。在堆满岩石和枯枝的贫瘠的土地上，曙光照耀着清新的圣胡安玫瑰花，它象洁白的花环，献给把金辉从一块岩石洒向另一块岩石的太阳。

德梅特利奥站在峰顶，右手伸向身后，取下拴在背上的号角，凑在厚嘴唇上，用力鼓起面颊吹了三遍。山脊边上那里传来三声口哨，回答这个信号。

远处，在圆形的茅草和烂草垛中，一个跟着一个走出来许多人。他们光着膀子，赤着脚，深色的皮肤闪着光，就象古老的铜器一样。

他们迎着德梅特利奥，急急忙忙地走过来。

“他们把我的房子烧了！”德梅特利奥回答大家探问的目光。

大家发出一片咒骂，威吓，安慰。

德梅特利奥让他们安静下来，然后，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瓶酒，喝了一点儿，用手背擦擦瓶口，把瓶子递给站在旁边的人。酒瓶从这张嘴传到那张嘴，转了一圈，也就空了。人们舐着舌头。

“要是上帝允许，”德梅特利奥说，“明天或者就是今天晚上，我们再去拜访一下联邦分子。小伙子们，我们能让他们知道这条小路吗？你们说说看！”

半裸体的人们高兴得又蹦又跳。接着，他们又加倍地骂人、诅咒和威吓。

“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，”德梅特利奥仔细观察着人们的表情，“在奥斯托蒂帕基利亚，胡利安·梅迪纳靠几个穷哥儿们和几把在石头上磨得飞快的刀子，就对付了村子里所有的警察和联邦分子，把他们全部扔到……”

“梅迪纳的人总有些我们没有的家伙吧？”说话的人留着胡须，眉毛又浓又黑，有一双温柔的眼睛，长得结实而健壮。

“我不过是对你们说说，”他又接口说，“明天，我要是弄

不到一支毛瑟枪、子弹带、裤子和鞋，我就不叫安纳斯塔西奥·蒙塔内斯！真的！……你瞧着吧，‘鹌鹑’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？在我身上还有半打子弹头哩。……要是假的，我的干亲家德梅特利奥一定会讲的。……不过，我就象害怕糖球那样害怕子弹。不相信我说的吗？”

“安纳斯塔西奥·蒙塔内斯万岁！”曼特卡喊起来。

“不，”这个人回嘴说，“德梅特利奥·马西亚斯万岁，他是我们的首领。在天的上帝和圣母玛丽亚万岁！”

“德梅特利奥·马西亚斯万岁！”所有的人都喊。

他们用野草和干柴升起篝火，在燃红的火炭上放下一块块的鲜肉。大家围着篝火，盘腿坐成一圈，贪馋地闻着红红的火炭上蜷曲着滋滋作响的肉块。

他们近旁摊着一张金黄色的牲口皮，血浸透了土地。在一个牲口栏里，两棵槐树中间，挂满了熟肉，在太阳下风干。

“好吧，”德梅特利奥说，“大伙都看见了，除了我的30口径的步枪之外，我们的武器，最多不过二十件。如果他们人少，叫他们一个不剩；如果他们人多，我们也要好好吓唬他们一顿。”

他松开腰带，解开一个结子，掏出点东西送给他的伙伴们。

“盐！”大伙高声叫喊着，一边每个人用手指尖捏上几颗。

他们贪馋地吃着。等他们感到心满意足的时候，一个

个肚皮朝天地躺在地下，唱起单调而忧伤的歌曲。每唱完一段，他们就高声尖叫几下。

3

德梅特利奥·马西亚斯的二十五个人睡在山上的灌木林中，直到号角声把他们唤醒。潘克拉肖正站在山上一块岩石的高处吹响了号角。

“时候到了，小伙子们，开开玩笑吧！”安纳斯塔西奥·蒙塔内斯说，一边查看步枪里的弹簧。

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只听得牧场上的蝉鸣和车辙里青蛙的咯咯叫声。

当月亮的青光在淡淡的玫瑰色的晨曦中消溶的时候，最高的山脊的小路上清晰地现出了第一个兵士的侧影。跟着，其他人也出现了。十个，一百个；但是，突然之间，他们全都又消失在阴影里。太阳耀眼的光辉探出头来，直到这时才可以看清悬崖上全是人：缩小了的人骑在缩小了的马上。

“看他们多漂亮！”潘克拉肖叫起来，“走，小伙子们，我们和他们玩玩去！”

那些移动着的小小的人影，一会儿消失在稠密的橡树林里，一会儿又在黄褐色的岩石上留下黑影。

传来的军官和兵士的声音，都能够清楚地分辨。

德梅特利奥打了个手势：拉开步枪的枪栓。

“开火！”他压低嗓音下了命令。

二十一个人同时开了枪，同样数目的联邦分子从马上栽下来。其他人大吃一惊，一动也不动地站着，象石头的浮雕一样。

又是一阵排枪，另外二十一个人从一块岩石滚到另一块岩石，脑袋开了花。

“出来，强盗们！……饿死鬼！”

“该死的蠢贼！……”

“该死的饭桶！……”

联邦分子向敌方大喊，可是，他们却躲在暗处，沉着、冷静，又不声张，对继续炫耀早已使他们赫赫有名的枪法而感到高兴。

“瞧着，潘克拉肖，”梅科，一个只有眼睛和牙齿有点白颜色的人说，“这一枪给那个跑到吹哨子后边去的家伙！……狗养的！着！……真的打在南瓜上了！你看见吗？……现在打那个骑花马的。……下去吧，秃头！……”

“我要让那个刚从山脊小路上过来的洗个澡。……如果你跌不进河里，倒楣的毛孩子，也不会离得太远……怎么样？……你看清了吧？……”

“哎，安纳斯塔西奥，你别使坏！……把你的卡宾枪借给我……拿过来吧，只放一枪！……”

曼特卡，“鹌鹑”和其他几个没有武器的人央求着，就象要求最高奖赏似的，要求允许他们哪怕只放一枪。

“是男子汉就把脑袋露出来！”

“露出脑袋来！……满身虱子的傻瓜！”

从一座山到一座山，喊声听起来是那么清晰，就象在马路两旁人行道上讲话一样。

“鹌鹑”出其不意地出现了，一丝不挂，抖动着裤子，摆出斗牛的架势，逗弄着联邦分子。这样一来，雨点般的子弹就开始向德梅特利奥的人飞来。

“啊哟！啊哟！我觉得似乎把马蜂窝扣在脑袋上了。”安纳斯塔西奥·蒙塔内斯说，躺在岩石中间连眼睛都不敢抬一抬。

“‘鹌鹑’……鬼儿子！刚才跟你们讲的是什么！”德梅特利奥大吼一声。

他们匍匐爬着，占领了新的阵地。

联邦分子开始呼喊他们的胜利，停止了射击；但是又一阵弹雨，使他们又惊慌起来。

“又来人啦！”兵士们喊着。

他们被恐惧所征服，很多人干脆调转马头，另一些人抛弃了马匹，向高处爬，在岩石中寻找藏身的地方。这时候，军官们为了恢复纪律，正在向逃跑的人开枪。

“打下边的……打下边的……”德梅特利奥一边叫喊，一边把30口径的步枪瞄向一条玻璃丝似的小河。

一个联邦分子倒在河水里了；伴着每一声枪响，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了下去。不过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向河面射击，他每打死一个，却又从另一边上来十个或者二十个。

“打下边的……打下边的！……”他继续愤怒地叫喊。

伙伴们互相借用武器，一边瞄准，一边打赌。

“赌我的皮带，如果打不中骑黑马的那个人的脑袋。把你的步枪借给我，梅科……”

“二十发毛瑟枪子弹和半根熏腊肠，让我干掉骑白额头黑马的那个。……好吧，……现在！……你瞧见他怎么在跳吗？……象鹿一样！……”

“不要跑，毛孩子！……过来认识认识你爸爸德梅特利奥·马西亚斯……”

现在轮到这些人咒骂了。潘克拉肖喊着，拉长没有胡须的脸，一动也不动，象石头一样。曼特卡也在叫喊，拉紧着脖子上的绳索，绷起了脸上的皱纹，眼睛里闪着杀人的凶光。

德梅特利奥继续在射击，注意到其他人严重的危险处境，但是，这些人却还不停地拚命叫喊，直至感觉到从侧翼飞来了子弹才住嘴。

“我挂花了！”德梅特利奥喊着，咬紧牙关，“……狗儿子！……”

猛然地，他从陡壁上滑了下去。

4

缺少了两个人：糖果工人塞拉皮奥和胡奇皮拉乐队敲钹的安东尼奥。

“看看他们能不能在前边碰上我们。”德梅特利奥说。

大家闷闷不乐地往回走。只有安纳斯塔西奥·蒙塔内斯惺忪的睡眠和满是胡须的脸上保持着甜滋滋的表情；潘克拉肖那突出的下巴的粗糙轮廓毫无改变。

联邦分子撤回去了。德梅特利奥把藏在山里的所有马匹收回来。

突然，走在前边的“鹤鹑”一声惊叫：他刚刚看到了失踪的伙伴，绑着胳膊吊在树上。

他们就是塞拉皮奥和安东尼奥。他们认了出来；安纳斯塔西奥咬着牙祈祷：

“我们在天的父……”

“阿门。”其他的人喃喃地说，低下了头，宽边草帽放在胸前。

他们急速地占领了胡奇皮拉峡谷，转向北方，马不停蹄地一直走到深夜。

“鹤鹑”一刻不离安纳斯塔西奥。被吊死的人的惨象，那勒长的脖子，绑着的胳膊，僵直的双腿，在风中微微摆动，怎么也无法从他脑海里抹掉。

第二天，德梅特利奥抱怨伤口痛。他已经不能够骑马了。从这里开始，只好用树枝和藤梗做个简易担架，抬着他走。

“还是流血很多，干亲家德梅特利奥·马西亚斯。”安纳斯塔西奥说。他猛一下扯掉衬衣的一只袖子，紧紧地把大腿绑扎，就在伤口的上方。

“好，”贝南西奥说，“这样一来，既给你止血，又给你止